

虛無飄渺

心水（墨爾本）

到殯儀館弔唁，不同宗教信仰者的喪儀都有分別。往昔在原居地南越堤岸華埠，華族群體主要的宗教信仰是燒香拜神和天主教；而我所識的街坊鄰里、業務對象眾多客戶以及親友們，八、九都屬於「拜神」族。

這些群體去的寺廟，皆是融合了佛、道兩宗教——說他們是佛教，卻非我後來認知的正統佛教；說是道教，也不全對。如在穗城中學前的「媽祖廟」、福建中學旁的「二府廟」，六省路梅花炮臺附近的「明月居士林」等。信眾前來祈福還神，都必帶備三牲、神香、箔紙。佛教與道教在民間信仰中不知不覺地被融而為一，問這些虔誠信徒們，也說不出自己所屬宗教，總之會說是拜神信佛者。

遇到家人去世，在殯葬時請來主持宗教禮儀的往往是道士道姑，視乎其家屬貧富而定。富有者講排場，五、七晚在殯儀館大做法事，親友齊聚，觀看道士們施法為亡魂超生，訓練有素的道士道姑誦經文時詞句清晰，有如迴文體，前後呼應，道理充足，令人折服。動情時往往使在場家眷親友唏噓哭泣，或隨著經文而黯然神傷。

一場超渡法事至少兩、三小時，免不了煙霧瀰漫，神香箔紙燃燒，最後必將紙錢紙屋紙車等等仿照人間用品一齊焚化，以備死者到九泉下應用，也有紙男紙女等佣人，可謂設想周到呢。

自然也有聘請和尚尼姑做法事，這大都是正式的佛教家庭。依照佛教儀式誦經敲木魚和在法鈴帶領下，眾位和尚、尼姑們繞棺槨抑揚有致的高聲念經籤。眾孝子賢孫們跪拜靈前，呼號淒愴，令人心酸。

和尚們的法事就比不上道士們的精彩了，因少了多類變化，也不燒汽車洋房及紙佣人，看來就沒那麼多姿態和吸引了。在熱熱鬧鬧的超生儀式裡，傷心的家屬們或可藉此而減輕了驟失至親的痛苦，至少心靈迴響亦較安心，認為已盡了孝道。

至於死者是否能如願收受到金、銀、錢財、洋房、轎車和男女佣人，陽世之人豈能得知呢？

生死界限是一道大鴻溝，九泉、地獄、天堂、冥府、陰間真正是虛無飄渺，是存活的人至今無法破解的最大謎團。由於無人得知真相，故能由各宗教隨意描繪，不似科學，可以求證檢驗真偽。也因此滿天神佛滿地鬼魑始能逍遙自在任我行。汝說無我說有，言者聽者皆有理，可信可不信，隨緣自在就是了。

喪失至親是人生各種痛苦中最痛的其中一種，為了減輕身心折磨，家屬尋求宗教為亡魂超渡，其實也在為自身的痛苦求解脫。從頌經聲裡、種種繁雜儀式中去淡忘去自我安慰。因而道士或和尚們盡力賣弄，法器法鈴越多，誦經聲越響，儀式越精彩，時間越長久，收效越大。反正吵不醒長眠的死者，卻可令生者在忙亂、吵雜、熱鬧、哭聲甚至觀眾忘形的鼓掌中，得到麻醉、暫時慰藉身心的傷痛。

因此花的錢越多，法事做得越久，就能搏得旁人對死者兒孫盡孝心的正面評價。除了自我安慰外，多少有做給人看的無意識目的存在。

觀賞某電視劇其中一個場景，掛著以下這諷刺性對聯：

「經籤可超生 難道閻王怕和尚？
紙錢能贖命 分明菩薩是賊官！」

橫批就是本文借用為題目的「虛無飄渺」這四個字，不知撰聯者姓名，實在是高明而悟道之士。

朗誦經文而能令死者亡魂超生，豈非閻王爺怕了人世間的和尚？除非菩薩們都變成了一如人世的賊官，收受人間紙錢的賄賂，才可讓死者贖命啊！

可是芸芸眾生，有多少凡夫俗子能明白以上顯淺的道理呢？當然不能說所有邀請道士和尚為亡者超度的人，全相信法事的功能；或存疑或將信將疑者都有，但為了求心安，往往寧可信其有的照做不誤。

水清無魚，智者不惑。社會之如此多姿彩，還是因為人世間智者不多也。不然人人皆不惑，都能看破虛無飄渺的所在，眾多的神職人員要失業，和尚道士們豈非都要閒得發慌呢？

澳華新文苑

第1207期（B）

一字中的：讀《怯》雜感

海曙紅

在作家群裡看到Tom寫的一個短篇小說《怯》。在手機上讀因為字體大，對老眼昏花的人很友好，於是一口氣讀完。讀罷突然覺得小說起這個名字挺絕的，怯、怯、怯，這個漢字太有魔力了。這個怯字引我入勝讓我有話要說、一吐為快。

想起小時候背誦唐詩，對那些童謠般朗朗上口的詩句往往過耳不忘。比如就有小說中拎出來講的，“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我也曾好奇地問過父親，為什麼怯？為什麼不敢問來人？什麼是來人？父親說，等你長大就懂了。

在我長大的過程中，沒少碰到過怯。但什麼是怯？為什麼怯？來人都是誰？為什麼不敢問？直到花甲之年也沒真正搞懂怯這個字，或是說沒在心理在文學甚或在哲學層面上深究過怯這個字的含義。而現實生活中的我常常怯怯那，怯也就怯了。

所以，讀到《怯》這篇小說，先是被標題吸引，再是從頭到尾跟著主角怯了一把。作者在刻劃怯這種心理活動時，很是從容，比如高鐵火車到站了，小說中的他磨蹭來磨蹭去地不想下車；回家路上聽人說這說那地、或碰見這碰見那地，就是不想面對現實，其實他很清楚自己要面對什麼，但不知道要怎麼去面對，在這猶疑和磨蹭之間就產生了微妙的糾結或心理衝突。

年近中年的他有老婆有兒子，大概他常年在外打拼吧，一路坐高鐵汽車回家，又並不急於回家；他一路猶疑，老婆兒子給他的感覺就是怯。他怯場他不敢，也許是因為他曾經吃過虧、曾經受過騙、曾經上過當，因為這曾經的種種，小說就產生了戲劇性畫面。小說中的他一路上一一直在

用面無表情、用漫不經心來掩飾內心深處的怯。因此，也讓人看到了作者在人物性格處理上的獨到之處。

讀者多是世間凡人，生活也不會容易到哪去，有誰不知道怯的滋味？不敢問生人，問熟人，問親人，問友人，問愛人，問仇人，問大人，問小人，問好人，問壞人，這世上有多少種人，就有多少種怯。當你逃無可逃必須去面對現實時，就看你敢不敢問，說到底，就問你怯不怯。

怯這個字讀起來有咬牙切齒的感覺，切菜剝肉的感覺。只是小說中的他手上沒刀，無從切起，心中的亂麻無從斬斷，只能以怯折磨自己。他確實心有怯怯，但終歸還是要去面對現實，要去推開那扇不情願推開的門，一種硬著頭皮軟著陸的怯後餘生。

當小說中的他最終推開或在外人說明下撬開那扇熟悉的門，走進熟悉又陌生的空間，看見床上四仰八叉躺著不知死活的女人，怯不怯？就算他不怯讀者也會怯意油生，因了小說中的他的猶疑、抖擻、不確定，讀者也進入了一個不確定的空間，如同黑洞一樣的空間，看到了一個並非預期想看到的畫面。

小說的語言頗能體現作家的文字功力，《怯》的作者對怯字的刻劃可謂下了功夫，怯怯的那個他叫什麼名字反倒無所謂了，他就是那個怯的化身。作為讀者我被這個怯字震到了，反而淡化了對小說本身的理解。還是那句話，一千個讀者眼裡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一千個讀者有一千種怯，怯得磨蹭，怯得沒譜，怯得有底氣，怯得無厘頭，怯得莫名其妙，怯得一字中的，怯到家了。

痛苦是她詩歌的源泉：解讀劉虹

何與懷

（前言：劉虹女士為中國國家一級作家、媒體主任編輯、深圳市新詩研究會副會長，目前擔任中國某大型新聞資訊平臺“一日一詩”欄目副主編。她年青時曾出席詩刊社1987年第七屆全國青春詩會。2009年在北京舉辦了劉虹新書發佈暨作品研討會。迄今她在海內外報刊發表近兩千篇作品；公開出版六部詩集一部文集，以及五部自印詩圖集。詩集曾獲第三屆中國女性文學獎、第七屆廣東省魯迅文學獎、首屆香港龍文化金獎、第三屆深圳青年文學獎、《詩刊》年度優秀詩集獎等；單篇作品曾獲二十餘個全國徵文和大賽獎項。

本文寫於2003年，提交2004年第九屆國際詩人筆會，並發表於重慶西南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主辦期刊《中外詩歌研究》2005年第3期。此次重發，以對劉虹女士前來澳洲參加世界華人作家筆會2025年大會表示歡迎和敬意，也為會後劉虹將在悉尼出席的兩個研討會提供一些參考資料。拙文妄題為“解讀劉虹”，指出痛苦是她詩歌的源泉，現在，過了二十多年，我欣喜地發現，我的解讀是站得住的，甚至有預見性。劉虹選擇了“用生命寫詩”的詩寫姿態，一直以來，在孤獨、痛苦和高壓下，她始終持守率真、正直的天性，絕不為世俗功利扭曲人格、卑躬屈膝、拍馬鑽營、苟且媚俗。她堅守普世價值，而這是最為寶貴的。——何與懷，2025年4月26日於悉尼）

一

試想像這麼一個場面：在澳大利亞這個位於南半球、遠離中國的英聯邦國度，在悉尼這個西方城市中的一間中式酒樓，幾十位華裔詩人聚會，兩位本地電臺漢語主持人和一位悉尼大學漢語教師，以朝聖般的虔誠，共同朗誦一首詩，全場屏息傾聽，結束時熱烈的掌聲經久不息，大家無不感動、欽佩，甚至肅然起敬……

這是澳州《酒井園》詩社2003年一個春日舉行的活動，朗誦的詩是劉虹的《致乳房》。

二

2003年3月4日，我收到劉虹的電郵，告訴我她大約一周後動手術。她說：我患乳腺腫瘤多種，先取出一個最危險的（當時被廣州和深圳幾家醫院疑為乳腺癌）。我主要是身邊無人照顧，加上體質太差，心裡有點害

怕。還有報社正在合併動蕩時期，不宜住院請假；正在籌劃的詩歌活動也騎虎難下。最主要的，是女人對這種手術都有本能的拒絕心理。我的身體從小就多災多難，常常要承受病痛煎熬。劉虹最後對我淒然地說，再給我一點勇氣吧。謝謝！又說，可以談談審讀我詩稿的意見嗎，感覺也行，這真是我的精神寄託啊！

第二天，我又收到一封題為“劉虹致謝！”的電郵。信上說，我會記住你的鼓勵，願上蒼保佑我一手術提前了，再聯繫。

此後，我一直預感劉虹有好消息給我。3月20號一早打開信箱，果然！劉虹告訴我，她已動了乳腺手術，萬幸是良性的，上蒼保佑！剛剛出院，今天提前上班了——工作環境壓力大，不敢休完病假。

她隨信附了一首詩，就是《致乳房》。她問我，你們報紙能發么？

我說，這正是我最想發的傑作。

《致乳房》發在《澳洲新報·澳華新文苑》第五十八期上（2003年4月12日）。我加了這樣一個“編者按”：三月八日，劉虹於懷疑乳腺癌的手術前夜，寫下《致乳房》這首詩。多麼淒美、蕩氣迴腸的詩句！多麼深刻、真誠而又獨特的感覺！面對人生難關，她竟然能夠寫出這樣一首詩！也許正是處在嚴峻的生命體驗下，在惶恐中，又在極度的虔誠執著中，才能寫出這樣具有思想深度、又閃爍文彩的詩章。在衆多關於女人乳房的詩中，《致乳房》無疑是上乘的一首。

我自信我的見解不錯。後來，劉虹告訴我一連串的好消息：《致乳房》在《星星》2003年6月號發出后，立即被國家最高級別的《中華文學選刊》推舉選用，以最快速度發在第八期扉頁上了。接著，又被《詩刊》十一期選載了。陸續還有《詩歌月刊》、菲律賓《世界日報》、美國《亞省時報》、馬來西亞《清流》雜誌。此詩並在當年的全國詩賽中獲獎。劉虹一再強調：“我永遠記得是你慧眼識珠首發的，你是這首作品的真正伯樂！再次謝謝你！”

我對“伯樂”的讚謝沒有什麼感覺，只是我希望所

有讀到《致乳房》的人都能感受作者的痛苦以及在痛苦中對自己精神疆域的堅守。這首詩現在譽滿海內外，但它是在一種多麼可怕的狀況下寫成的啊！

回到2003年3月8日那天。

劉虹那天上午還在堅持上班，下午獨自去醫院辦理住院及手術的繁冗手續，晚上回到形影相吊的家，備感孤凄恐慌無助，自哀自憐中又心有不甘。她拼命壓住自己的軟弱、絕望的念頭，或者相反——絕望的念頭正在打垮她：以為一生在絕望中掙扎，現在可能真的走到頭了。一個單身女性孤獨無助地承受也許是癌症大手術的身體重創已經夠慘，何況又要痛失女性美的標誌！何況痛失之後還要面對生死難定的生命掙扎！她想到即使僥倖不死於癌，但她純情至性付出血淚代價、守望了大半生的愛情從此更加遙不可及！即使能苟延殘喘，可生命的質量此後再也談不上了。她懷疑自己還有沒有活下去的理由和現實能力……

死到臨頭的感覺，又不甘心就此了斷，此時她突然想到必須用一首詩，記錄這種痛苦的生命高峰體驗，也許這首詩就是她給這個世界最後的生命留痕……

這是三八婦女節之夜。《致乳房》在淚中急就——我替你簽了字。一場殺戮開始前的優雅程式。

你恣肆得一直令我驕傲，可裡面充塞著到底幾處是陰謀，幾處是愛情
你為陰謀殉葬仍然可憐人類：從現在起生還是死，對於你已不再成為問題

也許愛情已虛幻得塵埃落定，你才絕塵而去
要麼全部，要麼全不，你和我一樣信奉理想主義……（未完）



■劉虹近照